

越調劇

斗書場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斗 书 場

(越 調)

周口专区商水县劇目組編劇

許 洪 执 笔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)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276

787×1092 耗 1/32 · $1\frac{1}{4}$ 印張 · 24,000 字

1965 年 10 月第 1 版(农村版) 196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統一书号：T 10105·646

定 价：(7) 0.11 元

人 物：大 凤——女，二十三岁，党员，共青团支部书记，文化室主任，农村知识青年。

小 巧——女，十八岁，文化室积极分子，农村知识青年。

钱有声——男，四十八岁，农村半职业艺人。

长庆爷——六十八岁，贫农社员。

大凤娘——四十九岁，社员。

二 春——男，二十岁。

老 千——男，五十来岁，社员。

大 赖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社员。

小六子——男，十三岁。

饲养员

张大媽

李二嬸

男女社员群众

第 一 場

时 間：一天下午。

地 点：田間。

布 景：地头，綠树成蔭，是社員們休息乘凉的好地方。远处，辽闊的田野，泛起碧綠的波浪，茁壯的秋禾，迎风搖曳。

〔在一陣吆喊牲口声、响鞭声、柴油机隆隆的抽水

声和社員們的劳动歌声中，大幕徐徐升起。

〔长庆爷担茶水桶上。〕

长庆爷：（唱）一条扁担两头弯，
我送茶水到田間。
新书新报刚来到，
順便把它帶下田，
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》，
还有那《河南日报农民版》。
为了粮棉多增产，
社員休息我上班。

〔小巧喊着“休息啦！”跑上。众社員愉快地上，与长庆爷打着招呼，爭先恐后地挑选着自己心爱的书报。〕

长庆爷：小巧，你大风姐哩？

小 巧：俺大风姐在棉花試驗田里！（喊）大风姐！

大 风：哎——（身背噴霧器，人随声到）

李二嬸：你这閨女，大伙都休息啦，你就不知道累？

大 风：（笑笑）

长庆爷：大风，老支书說，《河南日报》上有一篇文章，叫咱文化室好好学习学习哩。（递报）給。

大 风：（念）紅光公社新声大队文化室，兴无灭資，占領农村文化陣地！

众：好！快念，快念。

长庆爷：大风，快看看里边說的啥。

〔大风举报欲讀。〕

〔小六子慌慌张张地跑上。〕

小六子：大凤姐！大凤姐！

大 凤：小六子！咋啦？

小六子：（哭了）大凤姐！我……

大 凤：（給小六子擦泪）小六子！別哭，別哭！有啥事你說呀！

小六子：咱那头老綿羊臥下起不来了。

大 凤：（驚訝）啊？

长庆爷：走，快去看看。（下，众随下。小巧返回）

小 巧：小六子！你打羊啦？

小六子：我沒有。

小 巧：我不信！沒有咋臥下起不来啦？

小六子：我……我……

大 凤：（上）小六子！不要怕，长庆爷正給老綿羊摆治哩。他叫問問你，是不是你放羊摔着它啦？

小六子：不是。是我……是我騎的啦！

小 巧：噢！你騎羊干啥呀！

小六子：我听了錢二叔說的《封神榜》以后，就学申公豹倒騎老虎，誰知道一下子騎的站不起来啦！

小 巧：你真調皮！

〔大凤制止小巧，思索，取书。〕

大 凤：小六子！这本《雷鋒的故事》可有意思啦，你看看吧。今后要多讀好書，可別学那申公豹騎老虎了。給！（递书）走，咱去对长庆爷說說，他好給羊治病。（三人下）

〔錢有声肩背着錢褡，錢褡里插了一把墜子弦子和脚梆，上。〕

錢有声：（唱）我姓錢，

外号叫个錢快嘴儿，

旧社会我学会唱小曲儿。

十三岁上我学的艺儿，

打罢新春小五十儿。

解放后生活多如意，

公社好象个蜜罐子儿。

农忙在家伸伸手，

农闲說书串四村儿。

走东村儿，串西村儿，

俺是一个自由人儿。（重句）

这几天生意不打食儿，

到处叫我唱新詞儿，

我新詞只会俩书帽，

岂不是有意难为人儿！

唱新詞是新精神儿，

何必去找着碰釘子儿，

唱新詞不过是风一陣儿，

今后还会有好生意儿，好生意儿。

〔众社員說說笑笑地上。大凤等随上。〕

錢有声：大伙都忙着哩？

老 千：呃！有声回来了？

錢有声：回来啦。

一社員：二哥！这趟生意发财吧？

錢有声：唉！馬尾拴豆腐——提不起来啦。

老 千：快嘴！趁休息你給大家讲段《施公案》吧。

大 賴：还是讲《封神榜》有意思，云里来雾里去，多带劲！

老 千：那还是讲你那拿手好戏《华容道》吧。

众：好！快说！快说！

大 凤：二叔！你刚回来不休息休息就说哩！

錢有声：既然大伙提出来了，二叔也不保守，咱就为社员们服务唄！

老 千：别扯闲篇啦，快开正本吧！

小 巧：（拉大风走向一旁）大风姐！咱不叫他说！

大 凤：（胸有成竹地）先让他说吧！

小 巧：（不解地）让他说？

大 凤：（示意小巧）让他说。

小 巧：（点头会意）嗯。

錢有声：（点了一根烟）好啦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（又吸了一口烟）话说那曹操赤壁兵败，来到华容道口，忽然仰天一声长笑，哈哈哈哈哈……说道：“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！人人都说你用兵如神，依某看来，也不过如此。今日你若在这华容小道埋伏一支人马，那还有我曹某的命在！”一言未尽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咯啦啦冲出一支人马。只见为首的一员上将，跨下追风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大喝一声：“呔！曹贼休走！”列位！这就是二爷关云长。那曹操一见，滚鞍下马，连连顿首，口称贤弟说道：“贤弟呀贤弟！念起当年在曹营上马金，下马银，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霸陵桥赠袍之情，还望饶我曹某一命！”那二爷云长是个讲义气的英

雄，一見曹操苦苦哀求，动了惻隱之心，把馬一勒，背轉身去……

小 巧：（早已忍不住了）放那曹操逃命去了。二叔！你別說了！你說這《華容道》有毒素！

錢有聲：有啥毒？這書里也沒有六六六粉哪！

小 巧：你說這書比六六六粉還毒！

錢有聲：小閨女家別又胡說八道！你懂啥！

大 鳳：二叔！你說的這段書就是有毒。

錢有聲：大鳳！

（唱）你不要認為我沒有頭腦，

解放了十幾年我也有提高。

象那些，大劈棺、殺子報、劉全進瓜、大上吊，

這壞書我早就不唱了。

關二爺英雄義氣誰不曉，

你別故意把刺兒挑。

這聽書又不是聽報告，

也不過消閑解悶除疲勞。

大伙聽了哈哈笑，

吃飯香甜干劲高，

這有啥不好？

大 鳳：二叔！我問你，那關雲長埋伏在華容道的任務是什麼？

錢有聲：捉拿曹操！

大 鳳：他為何又放走了曹操呢？

錢有聲：關公是個讲义氣的，刀下不殺下馬之人嘛！

大 凤：二叔！人們听了你說这故事以后，如果要学关云长那种义气，就会遇事不分敌我。

一部分人：（一惊）啊！

几个社員：那大凤說的有理呀！

錢有声：有理！那……

老 千：有声！打这嘴官司弄啥？走！咱到那边說去。

錢有声：走！

小 巧：（拦住）你不能去說！

錢有声：咋啦？

小 巧：（心直口快地）散布毒素到那也不能說！

錢有声：（勃然大怒）啥？我散布毒素？我一不造謠，二不破坏，說书总不犯罪！

小 巧：你坚持說坏书毒害人，就是对人民犯了罪！我要跟你斗争！

錢有声：（气得打颤）你——別人这样說我，你也这样說我？你別忘了，我是你亲二叔。

小 巧：咱是人亲思想不亲。

錢有声：啊！你气死我啦！

老 千：算啦！算啦！吵个啥哩！小巧，大凤！我好說实話，社員們好听书，您又不会說，人家会說的您又不叫說。您有本事給大家說一段。

錢有声：对。您說一段沒有毒的叫我看識見識。

大 凤：（为难地）我們說？

錢有声：（进攻地）你說呀！

小 巧：說就說，別故意难为人，沒有什么了不起。同志們！我給大家讲一段故事。

众：好！

老千：小巧，你說那一段？

小巧：这个故事叫《丰收的喜悦》。

老千：小巧！咋光丰收秫叶不丰收粮食啊？

小巧：老千叔！你咋不敲锣光打镢哩！啥光丰收秫叶呀，是“喜悦”。

老千：啥是喜悦呀？

大赖：老千！喜月就不懂呀！喜月就是小孩满月。

小巧：别乱说了，大家注意了！（象背书一样）五月里，麦子熟了，大地一片金黄，象用彩笔涂抹了一层灿烂的颜色。微风吹来，掀起层层波浪，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与天连接起来，这真是麦海共长天一色呀！〔群众乱嚷咕：“这有啥意思哩？”“啥意思也没有，听着象喝凉水一样！”有的人溜走了。

大风：（接着说）面临着这种大丰收的图景，怎能不叫人心中喜悦呢？社员们一个个……

老千：社员们一个个都溜走了！别说了。

张大妈：大风，小巧！我好说实话，您俩领着大伙学习学习呀，搞个试验呀，都是这一个（翘起大拇指）。要论说书呀，嘿嘿……走，回家吃饭去。（拉孙女下）

老千：小长虫会下雨，还要那龙王爷干啥！

钱有声：哼！孔夫子的徒弟七十二大贤都没有学会说书，您还逞能哩！

长庆爷：（抱不平地）少说刺儿话！我看这书比你那强的多！（钱有声、老千等下）我叫你说不成！（追下）〔场上只留下大风和小巧。

小 巧：（气愤地）

（唱）不料想今日情况这样坏，
偏遇见二叔这个老祸害。
咱初次上阵遭失败，
这场戏唱的咱难下台。

大 凤：（唱）今日失败不奇怪，

只因咱比不了二叔的好口才。
前进路上总会有障碍，
西风难吹得日影歪。
道路不平咱要踩，

咱定要刻苦钻研，学好本领，打倒坏书，把
新书立起来！

小 巧：（突然想起）大风姐！我有个打倒坏书的好办法！

大 凤：什么好办法？

小 巧：干脆！把俺二叔的弦子给他没收了，不叫他唱！

大 凤：（启发地）那他的嘴和思想呢？

小 巧：（脱口而出）也没收。

大 凤：那该怎样没收呢？

小 巧：（不好意思地笑了）那……

大 凤：小巧！就是没收了他的弦子，也没收不了他的嘴和
思想。这种斗争在思想里头。

小 巧：那你說该咋办呢？

大 凤：我們要掌握好文艺宣传武器！

小 巧：我們也要学說书！

大 凤：对！咱們要用革命的内容去代替那些坏的内容。

小 巧：大风姐！我們能学会嗎？

大 凤：能学会！
小 巧：什么时候学？
大 凤：现在就学！
小 巧：现在就学？
大 凤：对！

第 二 場

时 間：前场的两天后，晚上。

地 点：大凤家的院里。

布 景：台右侧是住室，向内通厨房。台左是大門，門旁有
棵枝叶茂密的大槐树，树下有用砖石砌成的小桌和
凳子，桌上放着大凤练习說书的东西。

〔二幕前。

〔錢有声掂个小酒壶上。

錢有声：（唱）下地回来累坏我，
灌上四两好酒喝。
又解乏来又长劲，
武二郎带醉把猛虎捉。
想起来大凤、小巧我肚子笑破，
她竟敢当面鼓来对面锣。
初生牛犊不怕虎，
小丫头她竟敢把老虎屁股摸。
碰了釘子仍不改，
她偷偷还把說书学。
分明是成心想斗我。（压板）

嘿嘿！你拆我的桥，我断你的路。咱就来个連鬚胡子一天刮三遍，你不叫我露脸，我不叫你出头。見了你娘，我給你篩上一壺。

（接唱）這一壺好酒夠你喝！（悻悻地下）

〔二幕啟。

〔大鳳正扒在桌子上寫着一篇演唱材料，她停住了筆，對着一面鏡子，把醒木一摔。

大 鳳：說的是：

（念）革命風暴卷怒潮，

華蓋山上紅旗飄！

〔她對自己的表情和動作感到還不滿意，又站起身來，低聲念着，一再做多種動作。

〔大鳳娘上。

大鳳娘：大鳳，剛吃完飯又摔打哩！就不知道累？

大 鳳：娘，我不累！我不累！

大鳳娘：（疼愛地）不累！不累！你呀！

（唱）並不是娘我埋怨你，

你自己咋不疼自己。

頭頂星星去下地，

腳踩月光回家里。

人家勞動你勞動，

人家休息你不休息。

快快給我歇着去，

再不听话娘我可不依。

大 鳳：（唱）娘呀娘你別急，

有事和你作商議，

我說一个小故事，
請你帮助把意見提。

大风娘：还說故事哩，你前几天丢人还没丢够？

大 凤：为党作宣传有啥丢人？娘！你不能小看說书这个
事，打倒坏书，立起新书，这是跟資产階級思想和
封建思想打仗。

大风娘：說书也是打仗？啥书不是一样！

大 凤：娘！

（唱）坏书好象染布缸，
它能把人的思想浸染黄。
这是一场思想仗，
脑子里头摆战场。
不打枪来不打炮，
沒有流血和伤亡。
它比枪炮难提防，
不知不觉把人伤。
新书传播新思想，
能叫人人心里亮堂。
它就好比新武器，
对敌斗争有力量。
能唱得，阶级敌人心打颤，
能唱得，貧下中农斗志昂。
能唱得，人人心明眼又亮，
能唱得，五谷丰登粮滿仓。

大风娘：好啦！好啦！算你說的对。（不在意地做起針綫活）

大 凤：娘！我說一段《紅岩》里的故事給你听听。（摔醒木）

〔錢有声上。〕

錢有声：（一脚門里，一脚門外）大凤她娘！

大凤娘：誰呀？

大 凤：二叔！快进来！

大凤娘：她二叔！你坐！我給你燒茶去！（下）

錢有声：別燒茶，我又不是外人。

大 凤：（搬过凳子）二叔，你坐！

錢有声：（坐下）大凤！你这是——（指着桌上的醒木）

大 凤：我正练习說书哩！

錢有声：嗨！誠心想打你二叔的擂台呀！

大 凤：二叔！我的本事还不行，我想請你教教我。

錢有声：你不怕有毒？

大 凤：二叔！你說那坏书有毒，你的技术有不少还是值得俺学习的。

錢有声：（冷笑一声，走向一旁）……

大 凤：（旁唱）他一旁微微冷笑双眉皺鎖，
不知他敲的什么鑼？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小丫头今日求教于我，
我不搭桥她难过河。

大 凤：（旁唱）莫非他故意难为我，
怕我把他的飯碗夺？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教会徒弟师傅得挨餓，
再不能吸好烟把酒喝，
吃那燒餅夹油果。

大 凤：（旁唱）不怕他袖手一旁坐，
千难万难我也要学。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我不教她是为了我，

大 凤：（旁唱）学本领我为的是把文化阵地夺。

錢有声：（旁唱）我不教，

大 凤：（旁唱）难不住我。

錢有声：（同唱）我看她该如何！

大 凤：二叔！我给你说个小故事，你提提意见好不好？

錢有声：改天再说吧，今天我不舒服。

大 凤：二叔！你怎么啦？

錢有声：我……我头疼。

〔小巧边喊边上。

小 巧：大风姐！大风姐！噢！二叔也在这里呀！（錢不理）

大 凤：小巧！找我有啥事？

小 巧：老支书叫咱们文化室的委员开会，研究一下如何配合生产加强说新书、讲革命故事的事儿。

大 凤：娘！我开会去了！

大风娘：（内声）呃——

大 凤：二叔！俺走了！（与小巧下）

錢有声：再开会也学不会说书。

大风娘：（上）她二叔，你喝茶！

錢有声：老嫂子！我找你有点事。

大风娘：啥事，你就说吧。

錢有声：说起来我真生气。

大风娘：（一怔）哟，这是咋啦？

(旁唱)他未曾說話先躁脚，
嘴唇不住乱哆嗦，
你看他，
噘着嘴，眼瞪着，
黑眼珠少来白眼珠多，
两腮鼓的象个蒸饅，
来俺家生气为什么？
他二叔！
有話你就当面讲，
千万別往心里攔，
有啥事情你就快点說。

錢有声：唉！老嫂子！

(唱)咱一个老坟一个祖，
說起来还没有出“五服”。
沒想到大凤她——

大凤娘：大凤她咋啦？

錢有声：(接唱)她不念我是她二叔，說什么——
我說的書里都有毒。
當場給我办难堪，
鬧得我臉紅脖子粗。
今后叫我咋說書？

大凤娘：噢！他二叔！

(唱)你別看大凤年长二十多，
办事一点也沒着落。
她不长心眼光长个，
說話好象个沒底鍋。